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盛翼進鄰汝

唐允諧尹季叅閱

郭文毅集

疏

郭正域

法祖停稅賦

止濫停稅

稱述祖德以誠當時忠愛務然尤得史臣之體  
臣見近年以來中外民心愁苦怨嗟大小臣工法言

異語未蒙 俞允夫 皇上之天下 祖宗艱難辛

苦之天下也。皇上之百姓。祖宗休養生息之百姓也。皇上猶未肯推已之心以及天下。則未有以祖宗之事告。陛下者。臣忝爲史官之長。習見祖宗時故事。昔人有言。史以事諫。臣不以。祖宗時事告。陛下。臣溺其職矣。臣不敢多引往事。我朝列聖享國長久。無久。世宗。陛下聰明英武。當法

世宗。臣謹按實錄寶訓。列其事蹟。唯陛下覽觀。嘉靖初年。御史陳實言廣東珠池宜罷。御史盧瓊言各處鎮臣宜罷。疏入。俱報聞。先是陝西鎮臣太監廖堂

誣奏華州知州劉錦、御史喻茂賢白其事得旨錦復職、夫珠池有利。一言卽罷、鎮守有官。一言報可。劉錦一有司耳。一言卽復。復劉錦所以安人心也。此世皇初政。一日而天下改觀也。嘉靖八年三月御史毛鳳韶疏言內臣外差太冗。上命如議。已兵部上所當裁者。宣府監倉一、北路東路西路懷來守備各一、薊遼鎮臺頭營劉家口太平寨灤陽營鮎魚石營黃崖口峨嵋山守備各一、寧夏遼東甘肅各一、浙江提督市舶一、得旨盡革。夫鳳韶一言而所罷不下

數十餘處不下數十餘人。凡此皆太祖之所無。而景廟武廟之所增。今一言而盡革數百年之弊政。真大聖人之作爲也。嘉靖九年五月鎮守雲南右少監劉福安赴任。請以家人十五人自隨。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以非例劾奏。詔降福安三級。家人皆下法司逮問。已而詔革雲南鎮守官。夫福安所請者家人耳。非投克之比也。又十五名耳。非數百人之多也。世宗旣罷其官。又逮其人。誠恐擾害地方。小民窮苦無處控訴。激成他變。故重加懲創也。嘉靖九年七月

南京高昇進貢魚筭。腹索舟夫不遂。置筭不進。兵部言昇等騷擾抗。旨詔下南京訊問。夫高昇進貢魚筭。原係土供之物。而需索舟夫。似可借口以嫁禍于地方。世宗不罪有司之怠緩。而罪昇之害民。誠知進御品物。經過州縣。敢不奔命。彼假言怠玩者。故以此聳上聽。激上怒耳。驛遞之苦。真不可不知。供億之難。真不可不念。需索之端。真不可輕開也。嘉

靖十三年四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奏請增官。下法司逮問。夫增官織造。未與民事也。輒從逮問。况事干

小民日奪其命。日傷其心。豈可輕易增人也。嘉靖十七年。武定侯郭勛欲復各巡鎮臣。併令開採。上曰。各處鎮守內臣。不係太祖定制。旣而都給事中朱隆禧等劾勛所言。蹟貨殃民。上是其言。已之夫郭勛小人。但知言利取寵。不顧國家大計。所賴世宗明聖。不允其奏。且世宗初政。傳播海內。照耀天地。光美世冊者。無大于此舉。而勛敢撓其美政。誘以邪說。若非聖心獨斷。則嘉靖數十年。聖政爲小人一言壞盡矣。嘉靖二十年六月。致仕通判趙儒士

王政、校尉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于潛開元松陽遂昌等縣銀場可採。上命錦衣衛千戶蕭鏜往勘。巡按御史王紳以所屬銀場僻在山峪溪谷小徑，恐流四集，劫掠村落，乞行封閉。巡撫雲南都御史汪文盛亦言唐弼等所奏大理開採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如其言。上曰：各處銀場既有損無補，卽如故封閉其領。勅官回京，趙璧、唐弼等俱下御史按問。夫蕭鏜採取之命已下矣，一聞人言而盡止。趙璧、唐弼之疏允矣，一聞人言而盡治罪。此等舉動，如雷如



寔。上順天心。下順民心。凡此數條。載于國史。昭如日星。臣再四捧誦。反覆思惟。世宗舉天下鎮臣。一朝撤盡。皇上奈何數年。以此輩布滿天下。世宗不難于盡革前朝之故政。皇上何難于更新自己之往事。人主至尊至貴。視此錢財。如糞如土。但當比隆前聖。留名萬古。使天下謳歌鼓舞。祝延聖壽。永保太平。乃爲貴耳。今內外官員。稍有志氣者。亦思砥礪名節。傳名後世。陛下貴爲天子。聰明過人。萬萬而計。不出此。何也。陛下以此遺子孫。臣稽之史冊。揆

之天道遺子孫以財。不如遺子孫以安也。陛下勿以當今東西寧一。四夷賓服。東制日本。西滅楊僞。爲晏然無事也。自古亂亡之禍。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強盛。兼并六國。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六國也。乃陳勝吳廣一二小民也。漢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韓來朝。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黃巾等賊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滅金滅宋。一統四海。卒之擾亂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韓山童劉福通一二小民也。由此觀之。人主之威。可以鞭撻四夷。不可以塞小民之

口。可以駕馭臣工。不可以結小民之心。昔齊桓公五霸之賢者也。一日麥丘人謂之曰。願君勿得罪于群臣百姓。夫以人君之尊。乃不可得罪于群臣百姓者。何也。失百姓之心。則失天下矣。失群臣之心。則失百姓矣。管子曰。下令于流水之源者。順民心也。人君能順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令無不行。如水之流矣。陛下奈何不與民同好惡。而民之所好者。反加逮繫。民之所怨者。反爲庇宥。誠恐人心一逆。則號令必有壅而不行。號令不行。無如小民何矣。

孟子曰民爲貴此之謂也。陛下聰明過人萬萬奈何不効。世宗初政以臣觀之不但當法。世宗又當法。高皇帝臣又敢以高皇帝之事告陛下。昔洪武初年有言山東銀場可興者。高皇帝曰銀場之利我深知之。利官者少損民者多。况今生民凋瘵豈可重勞。言者慚退。洪武七年彰德府稅臣言民間瓜菜柿棗畜牧有利。高皇帝曰聚歛之臣甚于盜臣。命執而罪之。又減元之日輸其寶貨至京。高皇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貨財非寶。帝

王自有寶也。高皇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謂得賢爲寶耳。一日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室，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爲公私，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夫。高皇帝之言如此。陛下奈何不上法高皇帝，伏願陛下與天下更始。凡邇來敝政，盡行改罷，其無辜被逮諸臣，盡從寬宥，以順民心，以謝天下。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未嘗不在百姓也。如其不然，一方有事而後撤一內臣，一方有事而後易一撫臣，一方有事而後下一明詔，臣恐撫臣不勝

易也。地方作難。內臣不能撤也。百姓又不可家喻而戶曉也。但願皇上以太祖世宗爲法。以百姓爲本。勿吝改過。如日月之明。採擇群言。如江海之量。保全社稷。如泰山之安。收拾人心。招徠和氣。如天地之壽。臣愚得効涓埃。且以不朽。不勝大願。

改賞夷鈔疏

改賞夷鈔

王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陝西河州衛差來伴送通把張懷呈前事。稱闡化王差來使臣番僧堅劉朶爾只等。說我們進貢到京。綵段絹匹及折衣銀兩。

俱是朝內給賞，惟鈔錠遲滯，不與銀段絹疋同散，致各夷在館守候日久，只得賤賣與鈔戶，不得朝廷實惠。因候鈔又多費供應錢糧，乞賜議處給與見銀，以慰遠人等情到部。送司查得貢夷賞賜，惟鈔錠最難闕給，蓋以過運有期，故常闕乏，而致夷人守候，或賤賣而去，委應與之酌處。案呈到部，看得寶鈔之制，所以濟金錢之窮，而廣民生之用也。後因行使不便，公私遂停不用，然猶用以賞賚。天恩慎重，片紙隻字，亦足昭榮示勸，乃用以賞夷，則有大謬不然者。夫

使制鈔而無費工本也。則可。既費工本，得不償失，與之不足，示恩受之，苦于無用，誠有不得不變而通之者。夷人折賞鈔錠，每起動以數萬計，一時缺乏，本夷段絹銀兩，給領已久，爲此令其候領，我費供給之繁，彼有失候之苦，一不便也。既領得矣，無所用之，或賣與收鈔者，或徑與平人者，甚或有棄置之者，不惟仰負天恩，亦且屑越國體。二不便也。有等奸民，營爲鈔戶，專一收買官鈔，每塊官價一錢三分，而彼僅出二三，用以納官，復得一錢三分之價，旋收旋納，旋賞



旋收。在官費銀一錢三分。受賞者曾無二三分之實。惠而奸民獲六七倍之利。旋相周轉。如圓無端。是

國家賞功之典。止供奸民俾利之資者。三不便也。如奸民李河、通同本部辦官葉仲達、收買官鈔、將仲達問擬徒罪外、司官親至河家查驗、盈房克棟、無慮數千百萬、用之納官、又不知冒若干官價矣。已經併送刑部收問外、恐不止李河一人已也。合無今後如遇賞賚夷人、每塊改折銅錢二十文、彼歡然領受、既免守候之苦、又露實在之惠、且使奸民無所俾利、而冒

濫之費亦可少省矣。况夷人數多，日費供應，既免鈔費，又免供應之費，誠莫便于此者。再照寶鈔之不能與銅錢並用也，既已灼知之矣，猶然用以賞賜，是明

天下元共突而尚沿其名者，可知此

不以實惠惠下也。惠不以實，不如無惠。而鈔闕解進公私收買其弊，又若此。若並免解公私，尤爲兩利。但非本部職掌，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卽今闡化王差來進貢人六百名，該賞鈔六萬錠，計鈔費該銀一百五十六兩。若銅錢每人四十文，共費銀三十餘兩。今次卽該省銀一百餘兩，舊例鈔三分本色，七折色。

卽本色亦解銀至京，方行收買，合無于三分本色內，仍解鈔一半，以俟給賞各官及王府差來人役。京搆官軍一半，改折解銀，以爲造錢工本，給賞各處夷人等用，庶無干司農之帑，而徑久可行。

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行勘楚藩

楚事千古疑案，郭明龍以此得罪，四明妖書事起

今年二月間，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

至臣寓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渙等持宗室華越疏

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渙等苦告不

去，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

聞又月餘而臣始奉 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矣。奉 聖旨覽王奏懇宗罪狀多端，各部院叅看來說。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臣皆然。臨別時，一貫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告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有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 旨未下。華越投搨臣。

部大略謂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臣當批儀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時華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旨處分令越去奉

聖旨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叅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叅看來說欽此臣以爲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愁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而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徧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

而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于王疏。則以爲當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則以爲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分在皇上。臣何與之有焉。旣而奉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旣已會同叅勘。着行與該撫按從公悉心勘問。明白具奏。欽此。臣又行文間。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

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尊  
貶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卽欲發覺，  
緣楚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好名，有傷雅  
道。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 聖旨：這事  
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  
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 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  
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  
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略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  
不下萬言。例該卽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抄

騰上頰 御覽臣部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  
鈐記次日仍令該司抄騰數本分送各部其事之始  
末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呈 御覽夫沈  
子水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  
既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以爲事無  
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  
皆當付是非于天下聽 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  
其意爲行止臣不意 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  
乃不以腹心事 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



質何敢欺誑。皇上試謂此等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誰敢于二三千之外冒昧擔

當乎。蓋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

康小人也察處已久後來乘規闕用事時借門

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

斥求起程闕亦鄙而斥之

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

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

十九人能不怨乎。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

縣諸臣有一事相聞豈能爲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

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願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

足服人、又無事過特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謚、與奪人之謚、皆不過爲  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乞  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其楚王禮單、華越原揭、臣不敢收、易抄謄、謹封原紙呈上  御覽、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卷之一

行助楚藩

十三

平  閣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五

郡人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叅閱

唐宗伯占星集

叙

唐文獻

賀井陘道大叅盛公覃思榮慶叙

井陘道

國家令甲九卿以下暨藩臬長必三年迨考始得馳  
祭所生蓋其重也而藩臬長多不迨考輒得遷代去

謂寧以秩酬勞，不欲以濫茆慵。若主爵者，斬之云，不佞同年盛公成西，以大叅備兵井陘之明年，會上以升儲恩，得拜璽書。榮及再世，無事迨考也。君先任山東憲副于級四品耳，非用大叅備井陘，不得卽爲再榮。卽用大叅備井陘，不遇覃恩，不迨考，不得卽爲再世榮。用大叅備井陘，未及期已哀然三品綸爲再世榮也。可不爲非常之遭哉。顧人知艷君之取于上，以事其親者奇也，而未知國家所以重四輔而取于君者鉅也。夫亦知井陘之爲天下重乎。往漢與楚爭榮

陽成臯間。其權未有分也。淮陰一下趙。使人登華山。持赤幟。捲有齊燕。而楚遂不支。由是觀之。趙失則山東危。趙得則中原定。故曰恒山天下脊。乃今非獨脊已。何者。漢唐都關中。則三輔雍岐重。國家都燕薊。則中山鉅鹿重。勢也。漢之黃金璽書。雖日下郡國。而日徙其豪傑于三輔。使離宮卒田其孺地。以克軍食。唐聚重兵關中。其後曠騎之士。率取諸岐華蒲同諸州。勢使然耳。今之井陘。卽古之恒山。其地塌護神都。每秋防守三關。軍屯管塢。交相錯。斯不亦股肱重地乎。

哉而備兵使者又兼轄關陝而西秦晉之走轂下則此爲門戶夫人未有不愛股肱而瑾門戶者國家雖號奉寧當事者之深憂遠慮豈遽出漢唐下其于爲地擇官爲官擇人蓋日鯁鯁焉公之所繇以東省徙也卽東人亟爲訶九戩而卒不能留公當寧之意念深矣

奉賀晴江王公加銜布政使備兵密雲叙備兵

今天下之稱雄邊宿重兵者凡九而薊門居其一薊門之有制閫與諸觀察使者分部治兵叅聯某布而

密雲居其一。密雲卽古漁陽地也。其在于今天子考卜幽燕。謀深宅鎬。密雲內連天府。而外控大漠。亦猶堂皇之有戶牖矣。往歲庚戌不戒。虜得長驅。陵京震動。天子赫然思固其圉。于是益餼芻粟。練士馬。以修戰具。而備兵使者。尤必慎簡以克。自非其人。忠勤廉幹。文武而足憲者。弗與也。夫旣已得其人。專委而責成之。寔假而授之旄鉞。建牙開閫。歷闕于諸邊。以熟習其山川之險易。與夫虜敵之堅瑕。而後入贊邦政。爲天子借筋而籌。百不失一。蓋其重已。不佞自通朝。

籍十餘年于此、聞諸大夫國人之論、無不籍籍于今、晴江王公、公所謂忠勤廉幹文武足憲者非耶、公以進士起家爲郡司理、入爲比部郎、一切讞獄明允、出典名郡、用循良蹕、特有聲、擢按察副使、治兵霸州、會虜歲窺近邊、密雲時有震鄰之艱、則又徙公密雲矣、居密雲三載、以最加按察使、而治兵猶故、亡何虜入、遭大剗去、有詔旌公、再加公布政使、而治兵猶故、夫國家之議功賞、令甲備矣、惟公鴻勛鉅伐、載在盟府、至累受旌異之典、官三遷而地無改、則是公與地交



爲重可知也。在易之師。二與四皆稱無咎。然二主進

凡爲勦鎮者皆用此議於中丞尤甚

四主退。二多譽。四多愆。則遠近異也。密雲居天子肘

腋之地。赤白之羽。朝發而夕聞。卽瑕。豐易起。治兵使

者。或乃目爲愆府。有急第收保自固。或乃巧文以逃

責。冒首虜以爲功。師貞之吉何有。而王公然乎哉。公

所轄若通州寶坻平谷三河古北。皆山海之要衝。一

切嚴斥埃。謹烽燧。時間謀核功實。勤操備。無不畢智

竭力。爲國家豎永世之畫。而又捕虜首獻。不以詔已

而以颺衆。繒帛牛酒。不以啖虜。而以飽師。幕府金錢。

不以養交而以饜賞。唯公當多譽之時。不忘多懼。是以處瑕壘之地。而多膺祉福。由憲副而爲按察。又由按察而爲布政。自天子所三錫命矣。此某官某人之所以授言不佞而徵文爲賀也。蓋其言曰。自某之得公于此也。若杖仗焉。若軾式焉。今天子旌公功。而不使公改步。某所二天在茲。其敢忘賀。而不佞則曰。公社稷之器也。是宜爲社稷賀。而賀公其小者也。何以故。蓋國家自大寧旣徙。地險失矣。所恃人謀之。臧。可以綢繆桑土。然今譚者率言文吏之在行間。猶之鑲

脂刻冰而已。夫非其人之難難于其精白一心終始而不渝者也。王公自筮仕服官以來，績効彰灼，然間按之，無不可移而之治戎者。夫其平反治獄則不殺之仁也，潔廉禔已，則不染之介也，愜愜治辦，則不欺之義也。力此三者，始終夷險如出一轍，而丈人之貞備矣。于密雲乎何有。

碑記

奉勅撰鄭州重修藥王廟碑記

鄭州祠宇

直隸河間府鄭州故有藥王廟一所，建自先朝，由來

舊矣、歷歲滋遠、像設祠宇、日就傾頽、鐘唄稀聞、香火  
幾絕、今上某年、偶以聖體違和、肆我 聖母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廣修善事、爲上祝釐、維神赫靈、睿衷  
潛啓、進香祈禱、詔使甫出、而聖體悅康、慈情欣慰、用  
思荅景貺、展嚴禋、俾自今垂之、永永無極、于是勅

內官監太監張進、及本官近侍張思、賚內帑金錢、前  
往卽事、凡幾閱月、工以底績、昔之故宮遺址、鞠爲樵  
林、牧徑、敗壁頽垣、蝕于蝸涎、鳥跡者、莫不一舉而新  
之、梓材旣飭、丹牖畢施、計昔無而今、剏者爲三皇殿

翼以左右堂廡，凡若干楹。其既圯而更新者，爲藥王殿。又傍小二殿，皆翼以樓觀門屏。凡若干楹。其外則繚以周墉，增崇加拓，遠而望之，中堂雲構，三門洞開。信哉其爲閭血之宇，鉅麗之觀已。臣不佞，授簡書之用，告成事。臣謹按庖羲氏則天垂象，俾民知吉凶。神農味百草，教民以藥石。黃帝明陰洞陽，乃與岐伯等講求難經，素問諸書行世。蓋皆先天開物。作大醫王。迨于後藥王藥上二菩薩，應身行化，授記竺乾。秦越人受長桑之術，世共神之。襲號崇祀，越人故鄭產廟。

類之設所從來矣今制加祀三皇原本祖始聖人議

禮度越千禩世○廟○時○有○此○議○或○云○以○三○皇○為○賢○師○似要以保國佑民其非瀆祀不經明甚又

千○禩○禮

况明神昭監似響答楸皇極歛福助天申祐維功維

德載在祀典遠宇崇宮繆盤鳳峙歲祭時享有其舉

之詎曰可廢乎哉是役也詔出內鑑若干縉不以糜

大農一錢拓地僱工皆有直迄于成而民不加勞吏

不加擾又慈皇以九廟百靈之重勤思燕翼天子以

保身保民之心仰承啟佑於都哉慈儉仁孝之德光

于四表行將永受平康之福錫厥庶民又奚假黃庭

大洞之法。天皇太乙。紫薇之祀。下至丹藥奇技符籙。小數。若前世所述。而後乃希長生久眎。後天地而不老者乎。臣謹稽首拜手書其事于麗牲之石而系之以銘。銘曰。瀛州之陽。神靈所卽。翼我皇圖。宜廟食兮。睠茲故宮。代稱有佺。既久而圯。會鼎革兮。允哲文母。道契淵嘿。肅雍祈禱。求則得兮。穆穆我后。歛時福極。維神降康。祀崇德兮。錫鏹詔使。維茲維飭。塗丹渥金。以爲飾兮。甲觀峩峩。闕宮翼翼。我皇功德。竝崩劣兮。千秋萬禩。奉之靡忒。苾芬爭享。維牲特兮。風馬雲轔。

是降是陟。永佑我皇。福田植兮。微臣職史。來者取式。  
爰綴斯辭。金石刻兮。

董宗伯容臺集

疏

董其昌

報命疏

纂修史錄

亥寧先生文集卷之四 聖代必有行。漢顧亭可碑當世者而簡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命乞休事天啟二年八  
之家禁一無所載止有此疏有開史錄故存之

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克纂修官

俟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  
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



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初見，應天府例無工食，而其書克棟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傭，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僕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爲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以私家作事，子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追也。但臣有刪

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爲後事師者。別爲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累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

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衮鉞斯在。如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曆。捋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恕。范祖禹爲之佐。前後

十九年其書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濫。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材。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永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姚 臺元可參閱

焦太史集

議

焦 竑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  
狃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

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織悉備具。而除盜賊卽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衆。民窮財盡。姦宄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餒。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上統馭方內。仁懷義震。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羣不逞之徒。鈞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

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  
備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  
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孳孳糜粥  
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筴有及矣。試詳論  
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  
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  
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  
以計之。旣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  
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

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糶。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貴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與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



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糴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得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芻瓊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襪襖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辨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强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焚焚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旣可驅

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

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巨測。

有備則不慮於民者多焉所費於國者少

我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

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

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效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

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死且畔也。屑屑焉

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

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

無爲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

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若曰此業已耳孰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修史條陳四事議

所論史事不減劉子玄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 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

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 懿 熙 仁  
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 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  
之述太公光 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睿宗獻皇  
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  
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  
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  
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  
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踞躄

亦書寒族。雖夷鱗並誦。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擣杙。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於肅愍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旣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

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塗。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繕

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卽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籍令班馬各流何以籍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

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初 聖祖  
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  
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  
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  
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  
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  
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  
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  
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



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水 徐孚遠闇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郁汝持子衡

無錫周如璽鴻章參閱

許光祿集

河東案略

許維新

平陽兵事略

平陽兵事

先生爲平陽備兵時所著今采其切要者數篇  
兵防二夫平陽所急唯在備河。河去鎮四百里。山險

迂曲。升空入谷。輿垂徑外。不可輿以馬。不可馬以步。

至扳挽而進、日夜行不過百里、是以道臣從不至、卽  
總捕若查盤廳佐、亦不至也、賊至必三四日乃得報。  
又三四日兵乃集、又三四日乃抵河、賊飽而去矣。兵  
向不得見賊、賊熟知兵期、會伎能、必出此、故不備而  
笑。往年賊住日多、故兵得及之。然率疲無糧、枵腹雨  
中、語曰、百里趨利、蹶上將、固其所也。時余欲設兵河  
上、選鋒三百、相踐更、以一指揮、或兩戶侯將之、會高  
太守條四事曰、建城堡、備糧餉、買戰馬、造戰船、皆要  
務而首所需者餉也。乃檄之衛使清冒餉以克、得老

觀此則軍附之空籍日慢者

弱幼曠役猶可供也五百名。各月餉四錢。歲得二千四百有奇。

餉既得以三百不足分防。別以選卒爲先鋒。得三十

七人。太守募勇敢武生任道統道洪。親丁合十八人。

敢戰邊卒爲項領。且教習之。四人踐更卒。月餉六錢。

還衛如舊。選鋒邊卒親丁月八錢。不踐更。踐更以二

季爲期。將軍廩月三兩。兩翼武生減三之一。回來寇

大寧吉州爲衝。兵須屯馬關。河逼山不可城。沿山

壘石而屋。不足者僦廢舍居之。管一官舍與三將費

三十餘緡。武生選卒壁於永和。亦僦廢舍。歲費三數

繯炊具皆畧備。有倣則選鋒偵探先登。山河嶮崎。不  
便馬。爲諸將武生裝重市五十四匹。匹率十繯。馱騃在  
焉。弓矢衣甲。如軍將數。費二百餘繯。皆出冒饗。歲時  
私犒若勞。將則以本道贖克之督撫魏公。近有造攻  
具。亦費數百繯。別取府藏。其目與收補法具原移中  
卒不習技擊。督撫發材官六。使管帥婁鴻業統而教  
之。壬子八月。賊以三十至。往時奪舟來。卽舍筏而登。  
飽乃掠舟去。以本道沈諸舟。無所掠。賊據其舟不敢  
下。任道統率十人者。泝流捕之。賊見兵少。抵岸射武

生據山發勁弩殪之。賊怒，羣矢皆發，射傷略相當。親丁田萬鍾者奮矛而下，曰：「殺不殺胡射爲？」賊披靡皆爭趨舟，見無後繼，又下羣射之。萬鍾中目效，賊奮而登，道統手刃一人，削半面乃退。復據舟順流抵關，見山上列幟成城，移舵西岸。西岸山上曰：「大鼻奴爾爲賊，使山西沈吾舟，失生計，又來作祟耶？」下大石椎之，賊叩頭盡棄其所有而奔。是役也，親丁斃一人，傷十二人，寇殲二人，傷十餘人。自是不敢至矣。癸丑四月，寇恨前不得意，又遣一人曰劉繼河來視兵強弱，爲

羅卒所獲，鞫得諸寇黨主名，可三四百人，散處延、鄜、綏、德諸郡邑，繫繼河以其主名移秦，捕得四人，發延、川獄，會晉邊吏雜鞫之，賊不敢出一歲矣。先是賊狡黠，恐喝人，或稱曰四仰同共也，或稱延、綏邊上勁兵，以故諸軍虎視不敢近。至道統以十八人敵三十人，賊何異之有。

夫回賊來寇，必自興嵐以上，掠舟順流，乃能至。亂然不棄船，則不可行劫。其後不掠本地之船，則無從過。陝歸巢，本地過渡之船，則賊寇逃命之慈航也。往時船丁多與賊通，茹其厚賄，渡送過河，是以兵難追逐。

船難斷絕。屢曾嚴爲厲禁。使舟遠賊。該州縣至使人守之。已而守者與船丁同犯。不以爲懼。則厚餌之。故

薰其心也。是以本道親至河上。碎其舟而流之。重椎

無算。彼則以不使土人往還爲解。不思國家設險。全

所當防守不止河表小定也。

在河流。以爲東西天塹。潼關開鎮往來者。必道於彼。

乃其正路也。若處可徑渡。則潼關不必設矣。是以李

劉之變。有旨盡廢渡船。非近事之明鑑乎。而秦人

必以不使爲說。且云秦非晉土。何得併禁其渡。彼生

理於秦。吾不得而問之矣。彼盜賊於晉。吾亦不得而



問之乎秦人之在晉獄者何限也。若以爲秦人不可問，則回亦不必捕矣。往來渡河所關者小。巨寇行劫所關者大。邇來寇至躍馬攻村，與北虜無異。焚人屋宇，穢人婦女，毀敗人陰陽，殺傷官軍。把總指揮皆受其擄辱。此尚可以過渡之小便博夷虜之大害乎。而秦人必欲敗此禁防，不啻通回之利。即使禁船不便，亦不過商賈行人之小阻。迂曲其路徑而已。豈若屠戮盜劫之慘。慘及沿河之郡邑哉。或曰爲其渡賊禁渡賊耳。何必罷船。蓋渡船旣多，則禁防不便。卽船丁

不與賊市賊自奪船而歸處處皆是梯航隨在都有  
便路卽欲把截逐捕從何而施惟絕其渡船則賊之  
歸路旣斷而賊之垂涎自消彼在敵境如在陷阱旣  
無歸路無論勝兵剪除卽使數十人尾而隨賊前不  
得食後又何往三數日間不爲禽虜則投河流彼何  
敢輕入爲寇哉唯是鄉寧而南至於蒲州率有炭船  
往來地方久享其利又有內臣稅錢多係宗室勢要  
人家有司不肯禁絕要自賊來自北多在吉州大寧  
之間下水易行尤自可慮若蒲坂而北係是逆流賊

舟無自南而北者。即使歸路奪舟，不在此間，猶屬稍緩。要之事出所忽，不可不防。平居無事之時，炭船或可容留，但許自鄉寧南行，不許北過吉州。一有盜儻，川一切炭船，盡各屏絕，不得載渡。該縣須將各炭船取有干結編定字號，有不遵約束，擅敢抗違者，無論失事與否，以通賊論。沒船破家，重遣不貸。其間多有載鹽者，仍當呈允鹽院轉行陝西一體遵照。蓋鹽院兼制秦晉法，自易行故也。

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顧今不饒於錢，卽賞

之無措。要使自爲生計，亦可謂不費之賞矣。諸軍在河，常二百餘人，操習之暇，率是坐食不虛。此有用之力乎。似應移府，將其應得之餉，蚤發一二月以爲工

珠見調度綱心

本。本管官旗就其所能，勸使工作。織屨編巾，鐵冶土木，或沿河屯種曠地，皆可規利。厚者長其生計，貧者娶婦成家，既有得利之權，亦免久戍之鬱。吾在松江，常以施之水哨，一日獻衣甲雜貨八十擡，超距而出，殊可快也。倘亦已然之事乎。

要之養兵屯戍，然眉之計耳，而回非不可撲滅之寇。

也。直地方成玩養此癰耳。要地方自足辦此。不須兵也。回之來寇。不過數十人。一縣設備。不難百人。見有弓兵已足三十人。再以鄉兵六七十人。則回何難制哉。吾嘗檢馬鬪弓兵本三十人。而少七人。問何往。曰該縣取以克書佐之用也。何名乎。其二十三人者。半老弱人。則弓兵無矣。鄉寧縣以六百門夫。張典史率之而走。則無鄉夫矣。舉一處而他處。何不然哉。趙梧羣一村人。鳴鼓控弦以待。而回不敢近。賀元徵以兄弟斬賊二。受督撫賞。諸賊相戒不入大寧。彼非鄉丘。

乎。各處捕官巡檢有能實加訓獎。養其精銳。彼習見回之不足畏。則自能賈勇致防。人固其圉。縣各將縣。若有大寇臨疆犄角之。烏有連數邑之力。而不能禦三數十之侮哉。如此。則典史巡檢卽將鄉甲卽兵守令卽大帥以本道綱領之。又何以久戍爲哉。由此則二千四百此先生存平陽查衛所所得歲省冒餉二千四百積十年可克縣官重大之用。則國家吏民自足了地方之事。別議兵將者贅疣也。非正道也。則卽以此事進退河上諸吏可也。

一操習軍士處有之。而處率虛文。至平陽有軍衛設

兵道而操習之虛文亦少。平時領操官員雖按期稟請遙聞鳴礮數聲而已。武備之弛不在下而在上。上勤而下未有敢怠者。顧操習之法行營校射而已。近日督撫魏公倣邊方製火器始有校打礮法。此亦射之類也。教士卒須先教將。今之將則各武職是已。武職平昔半無弓矢。卽間行操習如或月而食豈能濟於緩急。然考武職者必以弓馬。如士子之習帖括若士子不知帖括卽精於騎射何用。武職不閑武事卽閑於雜技何用。因與諸職約今後查注官考一以騎

射爲據。騎射精能。卽素有小疵。仍考上。騎射不習。卽他衙門注優。仍考下。由此各弁始習於其本業。朋爲偶。以領操。大吏督之。其卒校以次而校。旬凡三。卽不俱穿楊。而十得其五。上者命中。余以隙校閱之。然有罰必賞。初校費可五十緡。費出府收。該衛還官。月銀之積。後以賞不充。不能常校。再校而賞其甚優。不濫及。庶可常也。昔种世衡在青澗。苦士不能射。由此是非曲直。一斷以射。而兵稱無敵。後之校兵如大理者。其可哉。余之考武弁以射。竊种之意而未竟也。夫操



練衛軍。止可備調發。若河上回賊之類也。北偏去石州近。震鄰邊。各處深山曠谷。多有土賊。如岳陽山中。積住沁源文水靜樂流民。常以數百計。該縣城內居民。不過二百家。往年聽其嘯聚。遂爲諸盜淵藪。劫不敢捕。力不能驅。幸其小竊耳。假使其狂逞乘隙。以二百家之城。而當彌山之寇。寧可幸耶。該縣傅尹密發其事。號召隣境。漸次驅之。而先之道檄。此從來養癰之禍。幸不至於決裂者。尹之力也。至于霍州而東。彌望空山。汾西之墟。四連荒嶠。垣曲界於河南。歲暮

分兵防守。然此等諸處平居無事。可無桑土之慮哉。各處皆有鄉兵。多設民壯。鄉兵既無專責。而民壯遠。厯上邊。天上邊。修守故事也。而多逋逃。不濟一錢事。故邇來各縣多議解銀。免其上邊者。此議實爲兼得。合將餘下壯丁。官給弓矢利器。巡捕官率而習之。朔望之期。長官時一校練。其鄉間武勇之人。有願効力者。籍名在官。免其丁差。農隙之時。教習保甲。爲之領袖。鄉隣有急。捕官率民壯鄉兵相機捕捉。有功之人。給賞如格。本道出巡。卽以校練能否爲諸吏之惰勤。

四季比校卽以盜賊有無爲捕官之殿最若捕官不務練兵捕盜而干與他事卽各開稱賢稱能決不免於下考其指練民壯而受常例指查鄉兵而科下程

一有犯者便卽斥之夫以各州縣之兵可作各州縣

若西兵令軍俱能率屬如此則地方俱安于城之矣

之備脫有不虞連友邦而爲勢其細可以弭盜其大

可以禦虜澤潞兵爲諸道最正是練土人豈其取給

於尺籍哉至于本道諸快率係孱夫僅知弓矢止供

郵箭之役不堪禦伍當鋒前河上有急而出單車輕

於一葉此豈所謂居重之道也卽不能增役加費而

衙門諸役頗有閒人。如民壯輿夫舍人門皂皆懸弧矢之且。可充爪牙之材。遴選當以弓射進身。居閒亦宜射力相競。有急而出。皆是赴赴武夫。誰謂坐食百人。無一隊之用乎。昔种若教射婦人小子亦皆習之。由此乃成盛旅。吾數數有意而未之成也。

一弭盜莫如保甲。自昔人人言之。各衙門亦屢屢申飭之。然行自行盜。自盜曾未見有得尺寸之益者。而點查搔擾失盜繫累之害不與焉。此何也。法難必信。而衆不可築也。夫保伍連坐。商君之法也。有商君之

烈而後法可必行。無其烈而用其法。則難免於狎視而戲應之。夫盜至暴惡也。捕盜至險慘也。以田夫白徒而趨此不測之役。死傷在前。又非父兄弟之戚。不以斬馘之法促之。誰其樂趨。非但不樂。亦不敢也。彼時卽有連坐重究之文。豈暇顧乎。比其失事。逮繫朴責。則有之。卽欲連坐重治。彼非有應捕之任。又非有廩食於官。若何而可以窮治也。旣不可以窮治。則連坐重究之文虛矣。臨盜旣無斬馘以相迫。事後又難重法以示信。以虛喝而責人於實禍。以犯難而輕

望於路人。此必不得之數也。無論敵捕盜，卽伺察糾舉於本伍亦不易行。如一村之中，某善某惡易知也。如曰某人出往某處，某人密作某事，則何能盡知。若曰必偵伴踪跡之，彼爲盜奸徒踪跡詭秘，遠近不常，孰有餘閒常伴而跡之，卽善良之人亦多商賈遠出，豈以出入不常，便能決其在外爲盜，一槩糾舉，勢所必難。失於糾舉，又坐同保，誰能各不營生，終年閉戶而坐待行保伍法也。大要此法，止可輕行，不必峻法，止可備一策，不足全恃，行之以輕則朴責逮累，便可

示信守望犄角。或可助防。然富室乃患盜。驅貧爲富人。情不樂。孤村乃患盜。強衆保孤。勢遠難行。要厚積。勢孤之家。亦蚤自爲計。何待委命於官也。州縣捕盜之人。莫衆於守城。民壯各處多者五百。少亦二三百。巡緝逐捕。正其事任。然往日使此輩巡路。城之四方。每役一人。以一人而責令捕一路盜。是兒戲事也。此輩領役。全不問盜。惟通同地方。火甲羅事。生端搔擾。騙詐。或報喧鬧。或呈廝毆。爲捕官心腹。雞犬不寧。莫若就法爲法。去其爲害。而增其爲利。然一人捕一路。

為盜笑耳。路俱各增為十人。該州縣選其精壯武勇者。予以弓刀大杖。繫以年貌姓名木牌。擇忠實稍長之人。編為頭領。使統領十人。日夜巡徼一面。但許夥行。不得分散。蓋夥行則有統紀。勢眾賊懼。分散則勢孤難保。人便其私。喫緊之處。全在於此。遇逃賊則齊力捕獲。遇行劫則糾眾抹援。獲得賊贓。半以克賞。止許一意緝盜。不得絲干他事。但有食人一物。騙人一錢。呈報一雜事。毆辱一鄉民。重責八十。枷遊究罪。巡行要在不測。忽此忽彼。徧歷鄉村。食宿無常。風餐野



止迎官聽差決不許奪此諸人兩月一更以均其勞

武職之關尤不良亦在于考核之失此可通行也

武職官考與文職又自不同文職年年去來人各一

考武職一生在任少有遷移從來注考率是錄舊卽  
府道亦以爲無甚關要襲而仍之不惟材技無以自  
見一經劣考終身朴責夫戒飭官邪異其改也無問  
改否而常年戒飭彼卽有改心自知無益不如縱任  
不過戒飭而已是阻人之遷善而長其不肖此積習  
爲之也吾常見百戶張國用李時春皆年六十矣猶  
懸女孽之罪問其事曰幼時不知法誠有之三十餘

年矣。夫淫穢之行，委玷官常，顧經戒十次尚不盡法，其人已老，戒之何用，或曰如此之類，亦不忍波及各弁，寧以已破之甌當之，是則然矣。豈考官之意乎。凡武職取其技能勇力而已，故曰材官。洙泗閭閻中林赴赴，乃公侯干城在此不在彼，亦何必過責諸曹以不必然之法哉。大悖倫常，重于操守，法無赦。尺寸之朽，可以略之，已然之玷，不復再追，而一以騎射材力爲主，夫主在材勇，是其本科。凡鄉曲睚眦送訪奸徒，不得脇而枉之，所取在大，不細過，則連抱之具有。

以自奮。而疆場得用。其經戒而懼者。亦思及於寬政。而洗垢可期矣。指揮馮承祖諸人。千戶黃元慶諸人。百戶秦世雄諸人。命中穿札。其矚然者也。崔天胤雖陷於賊。而獨力難支。譚世輔何義元。引避不前。而知過自奮。武健矯捷。殊是空羣。故亦戒而用之。以責後功。其諸類此。難以名盡。蓋武職非同文員。須入獎拔。如河上有事。出頭成功。便是薦木。誰得而掩之哉。故願諸世職自力焉。